

T5763.6/3628(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9 1953



第三回

獲靈符吳氏妾爲妻 遭雷擊馮家蛇變狗

話說魏家大娘被妖纏了一夜，直到天明，身上方覺清涼了些。口裡亂叫道：「好快活，好快活。」魏公子從夢中驚覺，分明是娘子說話，總要起身，只是起不來。想到這，又奇怪：我昨晚並不會吃酒，如何似中了酒的少頃，強撐着起來，問那婆娘夜來說的甚麼，不見答應。向他臉上一看，面色渾如灰土，兩

哈佛大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金匱  
四庫全書

AT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 THOMAS H. HAYES LIBRARY  
DEC 2 1923



眼直視驚得心慌起來忙叫老娘們和丫鬟進來道娘子今日神色俱變眼見得不是好像這却如何衆人看了也都驚慌不已即時公子遣人延醫診視那裡中用自此日加病症腹中作脹人事昏迷夜間老娘們服侍公子自往對面房中歇宿衆老娘每夜見神見鬼名爲看守其實躲得遠七地睡去那婆娘時常叫道心中燒的難過下面要人拿扇子搨將冷水沃着方才受用又叫道不要放

那人進來了鬟們只道說的是公子答應他到那邊去了婆娘連聲道好那知晚間仍是到來盡興方去語休絮煩那司空府裏的吳瑩自從那日看了女兒回去時常在街上求籤問卜四方尋訪名醫有道之人可巧這日也是他女兒命不該絕遇了一箇道者手持葫蘆高唱救苦救難認是冤牽力能解脫有緣者前來貧道不取分文施捨不吝這吳瑩聽了這話忙上前雙膝跪下拜求救濟那



道者並不問病症根由，開口便道：「你可是爲你女兒來求我的麼？」他今那魔已退，天幸一點靈心未泯，尚可救援。可將此符化了，和水吃下，再將此丸三粒，每朝一服，三日服盡，病自痊愈。說着，將葫荈開了，倒出三丸，將符一齊遞與吳瑩。吳瑩接了，伏在地上謝那道者，抬起頭來，那道者已是不知去向。心下驚異，忖道：「莫不是仙人點化小侄的病，想是還得好呢。」就歡天喜地，捧着符藥，也不暇告稟。

夫人急上走到魏府門上，人通知了，老娘引了進去，見了女兒，臥在床上，甚是危迫。這吳瑩更不答話，央煩老娘取碗湯來，將符燒在碗中，自己送到女兒口邊，叫他呷了，把丸藥交付司空府裏來的婆子，交代他每早服一丸，三日服盡。說畢，起身回到司空府中，到裡邊一五一十稟過夫人，並將夫人賞的二十兩銀子，繳還夫人。甚是歡喜，心中忽然想起小姐當日就不曾見遇着有緣法的，又是



感傷這裡話且不題。却說小住吃過了符，閉目安睡。有兩箇時辰，腹中似覺寬鬆了許多，手足便能移動。到了次日清晨，那婆子將九藥取了一粒，遞與小住，叫他和水送下。沒有半箇時辰，腹中忽然疼痛，要起來解手。老娘和婆子驚訝道：「這藥竟如此靈驗，真是神效了。」忙上前扶了下來。這一解，足足解了一桶。兩人看見都是漆黑的糞水，可又作怪。這小住站起身來，并不要人扶持，說道：「我在床

上這幾時，悶殺了人，且在底下坐一坐，須臾又說道：「心裡覺得甚餓。」老娘連忙出去喚人做粥。這一開驚動了公子，聽見是吳家姑娘得了箇靈符，服下病即退去。如今身子輕健，思想飲食，即忙走到後面來看，果是坐在椅子上，上面形容雖然消瘦，那一種晦氣已是沒了。這小住見是公子，立起身來。公子此時妻雖病危，妾已就痊，心中自覺少寬，當下做了粥，與小住吃了。公子回到前面，想起靈符



喚出老娘細問端的方知是他老子求了來的想道娘子這病倘也得箇救星可不是好隨即遣門上的老管家成文走到司空府裡喚將吳瑩到來去不多時回來稟說吳瑩現在外面公子同了出來吳瑩跪了一跪請箇安公子不暇與說些閒話開口便說聞你昨日求得一道靈符你女兒病已經全愈這箇符却是那裡得的我家娘子現在病勢沉重比你女兒還狠些你可替我再求一道來

我却重賞你吳瑩道回大爺昨日小的所求之符乃是一箇游方道人路旁遇見他那口裏說道有緣的度他無緣的不得遇見又說小的女兒幸而一點靈心尚在還可救得他遞了符與小的小的伏在地下謝他拍起頭來他却影兒不見了回大爺這箇却在那裡尋去公子听了驚訝不住只得罷了那吳瑩听得女兒已愈不便見面也就告辭而去不題却說小住一連兩日將丸服盡病已



全退唇紅面白出落的更是齊整司空府裡的婆  
子早已打發他回去公子見小住如此俊俏妻子  
又是如此病症怎免得動些春興在這女子身上  
當口將小住移在公子臥處緊對着大娘的屋可  
憐這大娘從前吃醋燃酸如今竟是盡數的讓與  
他人自己還是要死不死要活不活真是做惡到  
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一日公子和小住正  
在宴好之際大娘房裡忽然翻亂起來公子方在

小住身上極力的逞其濃興小住所見忙推公子  
道且莫動所那邊敲張做甚公子側耳听時只聞  
一箇老娘道快報與大爺知道一箇老娘說且把  
帳子來避過又一箇了髮說滿床的烟霧住了那  
裡得近前去這小住道不好了可是失火了說般  
未畢兩人忙起身穿了衣裳下床來正要開門只  
聽老娘在外說道叫大爺得知奶上已是沒了這  
裡公子和小住方纔知是大娘有變不是火燭當



下公子驚慌起來，叫老娘開了廳門，喚起外邊家人料理後事。小住忙道：相公不要驚慌，身子要緊，死者已是死的，生者尚須保重。你總做過了事，不宜急忙出去，架上那件馬件可穿起來。公子道：我知道，不要你記念，到你總好的人，怕容易受涼。我叫箇老娘過來同你做伴，你可仍舊睡了。明早起來，照應些事。此後就是你作主了，全要你自己愛惜身體哩。說着出來，叫了一箇老娘過來。公子

便到外邊，和衆家人辦棺木的，辦棺木做衣服的，做衣服整七忙到次日午時方纔齊備。當下請了箇陰陽生，擇箇吉時裝了。次日請些親族，成了箇服，到了三七之期，開喪出柩了。結其事，這小住到一年，生了箇兒子，和公子遂成爲夫婦。司空夫人認了他做箇女兒，自此往來不絕。此是後話，不題。却說那南極嶺周圍原有數十里之地，山脚四面都是人家墳墓，縣中有箇舖戶，姓馮名其模，祖上



置了塊山在這南極嶺西北脚下，離着太虛洞約  
有一二里，却是緊對着洞口。馮其模有兩個兒子，  
兩房媳婦，一箇女兒，長子年方二十八歲，忽然天  
亡，就葬在嶺下墳內。這年春天，長媳同了姑子來  
上墳，跟了幾箇家中的人祭掃過了。大家在四下  
裡游玩一番，有的說這嶺上有箇太虛洞，極是深  
杳，衆人同了兩箇婦女走到洞口，一望裡面漆黑，  
那裡看的到底。原來洞中之物，自從纏過魏家的

六娘正無投處，可巧這馮家的媳婦女兒到來，外  
面看不見裡面，裡面却是看的見外面。登時妖精  
淫心大動，噴了一口毒氣，外面的人正望之際，忽  
然眼昏頭暈，箇七仆在地上。這妖精探出身來，把  
兩箇女子攝了進洞。那些跟來的人，昏倒半日，漸  
次的松將起來，不知是何原故，驚疑了一會，却是  
不見娘子和姐兒。兩箇急上的趕回家來，通知家  
中，添了許多人，再到山前，來四下裡尋覓，那裡見



箇影兒內中有細下老年的人說道我們幼年時  
候曾听老人家說過這洞中先年曾出過怪的合  
城的人用槍來打足足有上千的人可煞作怪鎗  
尚未發人人倒地箇箇橫街听得說一股黑烟噴  
來令人經受不住這些人听了道可不是剛纔也  
是這樣一口毒氣又腥又烈如此說來一定是這  
箇妖了却因何單上把姑嫂兩箇撞了去大家驚  
愕無計可施只得歎了幾口氣仍舊回來家中見

其不曾找着頃刻之間失去兩口號哭的號哭嗟  
歎的嗟歎所說上千的人都無奈他何誰敢去尋  
事做這裡傷感不題却說那妖精攝進兩人將那  
女兒放倒去了衣服先行污毒那媳婦在旁听得  
是妖魔舞弄姑子眼雖不見心中甚是了上驚得  
魂不附體心生一計左右是沒有命的掙扎起來  
儘力撞在一塊石上的腦漿都碰裂了當時氣絕  
身亡那妖精見這裡一箇撞死就來從頭至脚吃



箇乾淨這女兒捱了兩天，一來毒氣受得又重，二來這洞中卑濕之地，陰寒透骨，也就隨後沒了。可憐姑嫂兩人，只因上墳閒玩，送在這妖精手裡，雖是兩箇命中如此，其實妖精惡毒已極。那知就是這一舉，早已惱動天庭，三日之內，忽然烈日當天，立時晦暗，人都對面不能看見，電光一連閃了幾閃，那江山的人，听得山前似翻江絞海的一般，接着數般霹靂，遠近居人無不驚駭，得掩耳閉目，不

敢舉動。却說這妖精見一箇電閃來，卽騰身出洞，盤在一株大樹上，那雷在樹頂轟轟的方要下擊，却被這箇一口毒氣噴上，早驚散了。少時又是雷聲漸迫，他却遁去如飛的到了五十里外，一箇娘上廟，那廟却是蓋造在箇山頂之上，樓上下兩間，樓上乃是娘上的神像，樓下乃是一尊立像的章陀。這孽畜就伏在娘娘龕下，縮得身子只有一寸來長，那雷轟轟的直趕將來，却尋不着他在甚麼



去處登時圍繞着廟宇響個不住足有三箇時辰，霹靂的一殺，天忽開霽，後來廟祝看見韋陀的那條杵上約莫有寸來長的一根小蛇，從中心穿在上頭，却是燒得頭尾都焦縮在一團，遠近的人轟傳開了，成千上萬的人都來觀看，街市上紛上的說，雷打了一條蛇，在娘七廟韋陀杵上，原來那蛇一時躲娘七佛龕之下，雷公急切尋他不着，這座韋陀顯聖，將杵在樓板之上，從底下直穿通上去。

剛上的戳在業畜中心之上，所以雷電交加，方才打死這一段情節，都是廟祝指着那樓板通處，告訴眾人的。當下廟中香火頓覺百倍於往昔，却說那馮家自從失去了兩口，終日啼哭，只是沒做道理處。一日聞得雷打了一條蛇，直從南極嶺趕出五十里外，這馮某摸心中一想，必是太虛洞中之物業畜，既已遭譴，洞中自然空虛，不知媳婦和女兒可曾在那裡面，也不知死活，何如於是同家人



商議約了兩箇夥計帶了鑊鈎繩索灯笼火把之類一同來到了太虛洞前將火把往裡面一照並不看見底裡又將鑊鈎上住灯笼探進一望遠處看見地上卧着一箇旁邊有兩堆衣服眼見得是在裡面但只少了一箇又且俱是呆的了當下進去兩三箇人細看那卧着的乃是女兒那媳婦却無覓處又看那兩堆衣服却是兩人的那知旁邊堆了一堆骨頭在那裡方知媳婦已是被妖精吃

了只得仍舊出得洞來告訴馮其模一遍於是備了兩具棺木來將媳婦骨殖裝在一棺女兒拾出裝在一棺就在山下墳邊葬了大家歎息而返話休絮煩這馮其模長子雖死却有箇五歲的孫子此時又失了娘只得跟孀娘起臥馮其模同看次子在舖裏做箇生意家道却也殷實家中本有一犬這年生了一胞小狗內中有一狗類上隱上有箇蛇字文家中人也不解得東家抱一箇去西家



也抱一箇去一胞都抱盡了，獨有這一箇有蛇字文的，人抱了去，又走了回來，總不離這馮宅，跟着母犬到也安分，光陰迅速，看七一年有餘，這馮其模的孫子年已七歲，在附近從了箇先生讀書，早出晚回，却是奇怪，這狗總跟定這孩子，到學堂裏，他就蹲在桌下，回家也是不離。一日這孩子學裏散了，同了一箇同學的孩子，在他家街後頭，要這街是一片空園，有一面大塘，塘中蝦魚最多，兩箇

孩子在塘邊上捉魚，這狗跟在旁亂叫，孩子那裡顧他，只管伸手在水裡亂捉，狗在四下裡跑來跑去的叫，左近人家聽得狗叫的利害，忙走出來一看，並無一人，原來兩孩子蹲在水邊，急切看他不見，只見那狗越叫的緊，正叫之間，水邊撲通的一聲，那人連忙跑去，已是趕不及，兩箇落去了一箇，就是這馮家孩子，看的人內中一箇就是此塘之主，知是吊下人去，解衣下水，方纔救起這孩子來。



那一箇孩子駭的都呆住動也不能動了衆人帶  
了過來問他這箇孩子是那家的說是南街頭馮  
家的這塘主喚了人送去狗也跟着來到家中嬌  
娘驚得打戰不止連忙喚上乾燥衣服幸而落水  
不久不致有害性命看官們這孩子不是這狗跟  
在旁叫喚先驚動出人來這孩子落在水中要那  
箇孩子回去告訴了人然後走來救援不知多少  
時候孩子家有多大氣力還能勾一口氣不斷麼

這就是這狗救了他一命了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誤配藥夫人幸脫災 巧誨淫後生終殞命

却說這馮家的孩子得這狗救了性命家中都看  
待這狗不同往日有時出去了就找尋他回家喂  
他飲食頃刻都不能捨他的了。一日這狗忽然走  
出。不見回來。家中人尋覓全然不見。一連去了幾  
日。那知他竟似熟識路徑的。一直跑到城中那箇  
司空府裏來。其時正是這夫人染病在床。那些服



侍的人圍繞着床邊遞些茶水這狗走到床前望着夫人只是搖尾衆人將他趕出他却不出那司空府的門衆人忙亂着那裡去究論到這狗到了次日司空萬接過醫生將藥方喚了箇家人叫拿去配藥家人接着藥方逕到藥舖中來可怪這狗竟跟了走到舖子裏轉着嘴上的叫藥舖中將藥配就付與司空府的家人這狗似更喜吃藥的光景緊跟着這家人將前爪往上擡來家人不解

只管把脚踢他狗就遠上的跟了回到府中那家人笑道這箇畜生想是餓急了連藥也要吃了說着將藥交司空萬手裏司空萬轉送到裏邊一箇婆子接去隨即燉在火上在旁邊看着煎好以便進與夫人這狗却早蹲在那箇藥鼎下底下婆子道這箇狗不知是那裡來的在這裡候了兩日看你這樣賊眉賊眼的我這煨的是肉你好吃的不成一頭說一頭將箇棍來打這狗立起身來一頭



撞去剛也撞在那藥吊子上把煎的藥和吊子撞在地上婆子慌忙來護那吊子已是粉碎的再來尋那狗時早跑得影兒也不見了原來這藥內有一味秋霜那舖子裡的人一時差了錯配了一味砒霜及至司空府的家人出門半日方纔想起藥內如何用着砒霜分明是錯配心中雖是焦燥那裏敢說正在驚慌之際這箇家人仍舊來了配藥的看見只認是服了有甚變動撒身望後就走別

的人上前家人說方纔打去的藥正煎得熟了被家中婆子趕狗的那狗一頭撞在藥吊子上連吊子打得粉碎只得再配一服了這配藥的在後面聽得這話方纔放下心去想起這狗却是救了夫人一命也不便明言出來另配了一帖細看那味藥竟是秋霜于是配就打發了起身這裡司空府的人服侍夫人吃藥不題却說馮家失了狗有數日也都不指望他回來這日忽然搖了進來頭上



似火燒的焦了一團毛，家裏的人見了，說道你這畜生，那裡闖了這幾日，家中都尋殺了人，這頭上的毛，想是被人燒的了，說着遞了些飯與他吃了。這狗仍是跟住了馮家的孫兒，不曾一刻離了他。這孩子見了這狗，也甚是顧惜，時常贖些飲食喂他，這也不在話下。看上過了幾年，孩子有十二三歲，生得却也眉清目秀，仍舊在學堂中攻書。那同學的人，大的小的，搃有一二十箇，內中有一箇姓

歐的，名喚歐得快，年紀比馮家的孩子大兩三歲，最是油眉滑眼，口裏學了些流教言語，在學堂中和那起小學生討些便宜。那些小的也有解得的，口裡只管亂講。這歐得快見馮家的俊秀可愛，時常的和他做厚，或是在街前游耍，或是到馮家起坐，那知這馮其模的次媳有一種毛病不好，別的不喜，單上見了那後生小子，從心裡愛將出來。一日歐得快送了孩子來家，叫了嬸娘接着，這婦人



村道今日他們父子都在舖中有事不得回來家中又清閒得緊何不把這小子來消遣此箇一頭想一頭說道歐相公可進來坐上去那歐得快原是知情的聽得這婦人低聲下氣的喚他便應聲走了進屋行了箇半禮坐下婦人說今日散學得早些答道正是還早想是先生有事去了婦人說歐相公府上有幾箇姊妹答道只有一箇妹子今年纔十一歲婦人道比我家這姪兒却是小兩歲

要是把來配了與他可不是一對兒哩孩子接口道、嬌娘他的妹、我曾見過來、比他的模樣兒還好些哩、婦人道、哎、你、你好不害羞、我、纔說了一句、你就興起來了、歐得快道、他到是想、天、鵝肉吃哩、好不好、與你甚麼相干、說罷、對着婦人道、方纔我是和他說頑話兒、嬌娘倘有此意、可不是好、那孩子笑着到裏邊去了、婦人忙走近歐得快的身邊、看他的襪子、順手就捻了他一下大腿、說道、這



襪子可是你娘做的、到好箇針線、那後生心中早已明白、笑了一笑道、襪子雖好、却不到得這大腿上來、嬌娘我這箇煖肚兒、更是好哩、你試看他一看、說着自己掀起衣服、婦人回頭往裏一望、笑着將手解了他褲子、握了一握道、好一箇知趣的孩子、你家裏上頭的人、可管得你緊麼、那後生道、要知趣、那碩管得緊不緊哩、婦人道、今日可在我家宿了罷、回頭又望了一望、那後生伸手在他懷裡

就摸了幾摸、笑着道、我晚上來、你可虛掩了門、莫要使你姪兒知道了、大家會意而去、那孩子在裡邊放了書包、走出來、歐得快已是去了、就同了嬌娘進去、吃過晚膳、自己上床臥了、那婦人似熱鍋上螞蟻一般、走出走進的、等那歐家的後生到來、那知這箇後生偏七爹娘管得一條篋似的、方纔散學回家遲了、問他住那裡去的、他就面紅面赤的答應不出來、他老子就叫他念書、這歐得快只



說來家說箇謊就來馮家與婦人做樂一宵誰想這不成人美的老子又叫他讀什麼書眼中見的是書心裡想的是事口內不知念出些什麼來白白的捱了一賴打看七到過了半夜了只得納悶解衣而睡想起這馮家的婦人免不得指頭兒告了些消乏一宿晚景不題却說這婦人自從黃昏望到半夜也不見來眼都幾乎望穿了那裡見有箇歐家的影子沒奈何歎了口氣只得闔上了門

獨自歇宿這一夜翻來覆去那裡睡得着捱到天明重新起來梳洗了送了孩子上學去叫他見了歐得快還同他來家有話和他說這孩子只道是昨日講他的妹子要替他做親便歡天喜地應了一直來到館中並不見有歐得快在坐心下驚疑不定那知那後生情欲大動因為昨晚不曾赴得馮家婦人之約出門不到得學堂裡面來竟走去馮家可巧這婦人剛打發了姪兒出門一見歐得



快把臉放得涎上的道，你却這時節來做甚，歐得快將夜來的事，細述了一遍，道不信時，打的傷還有箇証見哩。說着把衣服一掀，背過臉去，道你只看上，那婦人果真就把他的袴子褪了，透出一箇粉白的後庭，看了紅，尚未散笑，道你灣下腰去，我方看得見。那後生應聲把腰一灣，婦人悄上的把箇指頭兒對着眼子一戳，原來這後生自幼喜做箇龍陽君，路逕已是開熟了，一戳把箇指頭兒就送

到底了，婦人一隻手抄在前面，把那知趣的東西握得緊上的，這箇指頭抽着，說道你這眼兒爲何這樣鬆，想是箇熄火管兒。那後生故意的掙扎着，要站直了，笑說道我這熄火管沒有你那打火刀好，婦人嗤的一笑道，怎麼是打火刀？答道人見你那箇火就起了，爲甚不是打火刀哩？婦人聽了，撇了手，站將起來，咳嗽了一聲，道我的腰都酸了，就哼着把腰一伸，那後生也不塞上了，袴子一把將



婦人攔腰抱住道你弄得我好哩說着對了箇呂字那婦人順便伸過了舌頭讓他品了一會搭着肩兒往房中床沿上一坐那後生忙替他解了袴子將那一雙小脚兒抬起自己掀起衣服看得明白湊在一塊婦人興發而手攬住那後生兩腿往前盡力的湊了幾湊後生接着抽了有數十抽笑着問那婦人道可快活不快活婦人道真正的快活死了人後生道你快活我却是要報讐哩婦人

驚訝道什麼讐要報後生亦笑道剛纔你弄我的讐婦人道好人饒了我罷我實在經當不起後生也將箇指頭兒在婦人後面頂了幾下甚是艱澁於是把物事兒撤出伸指進去潤濕了仍舊在後面儘力的一頂也進去有半箇指頭婦人道可罷了讐已報了後生笑着丟了手重整戈矛再逞氣力弄了有兩箇時辰方纔畢事婦人坐了起來手裡埋着衣裳口裡笑着說道到不看你這樣的年



紀就有這一箇手段哩。後生涎着眼兒道：「這便算什麼手段？還有大手段在後哩。」我去了，好事再辦。說着，一直出門去了。少時，孩子回來吃飯，說道：「嬌娘歐得快，今日不會來，不知是那裡去了。他有箇表哥，時常來學中喚了他去，只怕是往那裡去了。嬌娘他表哥到也是箇風流的樣子。」婦人道：「孩子家知道什麼風流不風流？你可不要和人混講，混說的。這孩子討了箇沒趣，只得罷了。」話休絮煩，却







